

锦绣良缘
系列
004

幽梦奇缘

美人兮
下

纳兰静语 作品
几经周折，千丝万缕的情，
是江山还是美人？



一个失宠王妃，两个神秘身份；
三个绝色美男，四国江山浮沉。

她到底是无忧皇后，还是权力棋子？

是梦是真？是命是缘？四彩奇石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

这里所有的经历，让人匪夷所思；这份独特的爱情，让人终生难忘……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PHOENIX PUBLISHING & MEDIA, INC.

美人兮

幽梦奇缘

【内容简介】

【皇权·命运·冷漠·利用】

原以为，以娶之名夺来生杀大权，之后便将已无价值的她狠狠抛弃，可怎知那个性格大变的女人竟然如此挑衅他的权威，甚至挑衅有关他的一切……

【爱情·温柔·神秘·过去】

她那身世不明的青梅竹马，那个与她海誓山盟的书香男子……再次相见，却已高居庙堂之上。那个简单的白衣男子，也不再如她记忆中那般简单了吗？

【剑杀·黑暗·四石·相思】

仗剑天涯，只为伊人相伴。神秘的黑衣人，以刺客之名——他的守护究竟是为了她，还是为了那传闻中可动荡天下的四石？

【隐藏·伪装·可爱·玲珑】

身旁紧紧跟随的俏丽丫环，竟是堂堂临国皇帝男扮女装。水落石出，他竟与她是同一个世界的来人……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新浪官方博客：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yueduji>

新浪官方微博：
<http://weibo.com/yueduji>

红袖添香
www.hongxiu.com

上架建议：畅销·古代言情小说

ISBN 978-7-5399-7961-8



9 787539 979618 >

定价：55.00元（全二册）

锦绣良缘
系列
004

幽梦奇缘

美人兮
下

纳兰静语 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人兮 : 幽梦奇缘 : 全2册/ 纳兰静语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7961-8

I. ①美… II. ①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92260号

书 名 美人兮 : 幽梦奇缘
作 者 纳兰静语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 策 划 戚兆磊
责任 编 辑 姚 丽
文字 编 辑 戚兆磊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356千字
印 张 28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,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961-8
定 价 55.00元 (全2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CONTENTS
目录
上册

第一章	初入王府	1
第二章	水深火热	30
第三章	爱恨始休	56
第四章	桃林深深	92
第五章	碧誉之心	125
第六章	一念无心	153
第七章	故人忘却	189

幽梦奇缘
美人兮



美人兮
幽梦奇缘

CONTENTS
目录
下
册

- 第八章 寒毒真相 221
- 第九章 琼林渔女 246
- 第十章 回宫赎罪 276
- 第十一章 皇家祖训 304
- 第十二章 罪女无忧 343
- 第十三章 一波三折 371
- 第十四章 皇廷惊变 401
- 第十五章 江山美人 426
- 第十六章 莫失莫忘 437





第八章 寒毒真相

花想容在南誉国的皇宫里忽然晕倒，轩辕晋想要带她出宫，墨离却让他抱着花想容暂去偏殿休息，然后叫了太医。

轩辕晋本想拒绝墨离的好意，可是探着她的鼻息和脉象，似乎是寒毒发作，而且发作时机甚是不妙。

他听说，当寒毒将她的心脉全部侵袭的时候，她随时随地都能晕厥，或许一睡不醒，或许七窍流血而亡。

当太医赶到，花想容的呼吸已经微弱得吓人，仿佛下一秒就会死去。

凌绝夜接到消息后，与墨离一起赶到偏殿，看到那个一脸苍白的女人时，他眯起眼道：“她中的是什么毒？”

轩辕晋走到凌绝夜面前，淡淡看了他一眼，回了一句：“寒毒。”

在凌绝夜略有些惊讶的目光下，他冷淡看向墨离道：“南誉陛下，朕的皇后不小心扰乱了你的寿宴，实在是抱歉。朕改日定会重新备上一份大礼，以弥补皇后的无心之失。”

墨离神情平淡，看了轩辕晋一眼，“她，我以前认识？”

轩辕晋不语，只是冷冷一笑道：“重要吗？”

墨离拧眉，长叹了口气，缓步走到床边，看向花想容苍白的脸，道：“朕也不知是否重要，只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她究竟是谁？”

“我的皇后。”轩辕晋直截了当，挡在墨离的面前道：“她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承

蒙南誉陛下派太医前来诊治，等她醒后，我自会带她回北疆国。”

墨离闭上眼，单手负于身后，神情略有些惆怅地看了一眼一脸苍白的女子，道：“轩辕兄，你对墨离似乎有些敌意？”

轩辕晋淡淡一笑道：“四国之间，谁与谁没有敌意？”

“墨离登基前受过一次重伤，醒来后忘记了很多事情。若是轩辕兄知道什么，烦请告知，也免得墨离做错太多。”

“陛下……”一直在偏殿外等候的白若水忍不住走了进来。一进来，她就闻到偏殿里飘荡着的属于花想容血液中的异香。她叹了口气，走到墨离身后，轻轻挽住他明黄的衣袖道：“陛下，天色不早了，让轩辕陛下和凌庄主暂时休息吧……至于这位容姑娘……”她顿了一顿，“先让太医好好照顾，她福大命大，应该不会有事。”

“多谢皇后娘娘吉言。”轩辕晋冷冷一笑，正巧太医已经起身，他便走回床边，看向似乎醒过来的花想容。

“小容容……”轩辕晋坐到床边，关切地看着她。

太医诊出了她体内有寒毒，却知道什么也不能说，便用针灸将花想容的寒毒暂时抑制住。

“你怎么样？”轩辕晋摸了摸她冰凉的脸，担心地看着她微微睁开的眼，“小容容？”

白若水一见花想容醒了，连忙躲到墨离身后，不敢看向花想容的眼睛。墨离感觉到白若水的异样，淡淡笑了一下，轻轻握了握白若水的手。

那种温柔，是曾经独属于公孙长卿对花想容的温柔。

轩辕晋帮她盖好被子，看她故意不去看墨离，便也顺了她的心，挡住她的视线道：“你现在身体很虚弱，先好好休息。”

花想容点了点头，“我会死吗？”

满屋子的人皆是一愣，墨离也移动了一下脚步，再次看向花想容苍白的脸。

轩辕晋不语，垂下了眼。

“我最近身体越来越差。”

“谁不会死？百年后都会死的……”轩辕晋拧眉，仍笑了出来。

“我还能活多久？”

“很久。”轩辕晋帮她掖好被角，“睡吧。”

花想容眨了眨眼，虽然看着轩辕晋，但眼角的余光还是瞟向不远处的墨离。

她微微偏过头，看了一眼白若水，又看了眼凌绝夜，终究忍不住看向墨离的脸。

花想容勾唇道：“谢谢墨离陛下的关心。”

墨离淡笑，却感觉白若水走到他身后，将手放进他的手心里，他便笑着握住。

花想容仿佛没有看到一样，转过头，缓缓闭上眼。

“小容容？”

“小晋呀……”忽然，花想容又睁开眼，似乎有些懊恼地看着他道：“我想睡觉，让大家都出去吧。”

轩辕晋随即点头。

花想容的逐客令已下，谁都听得出来她的意思，特别是白若水，她见墨离还在看着花想容，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

“陛下……”白若水无力地靠在他的背上道，“臣妾有些头晕。”

墨离一听，忙转身扶住白若水道：“朕扶你回殿。”

“嗯。”白若水虚软地靠在他怀里，没有看见墨离眼中闪过的一丝凉薄。

当所有人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花想容和轩辕晋时，轩辕晋笑着转身走回床边道：“小容容……”

“你也出去吧。”花想容抿了抿嘴，看向轩辕晋有些无奈的表情，勾起唇微微一笑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谢谢……”

这一句谢谢，犹如千斤般沉重。

墨离扶着白若水回了腾凤殿，白若水挽留他在腾凤殿里住下，他含笑安抚了几句，让她好好休息，以奏折未看完为由离开。

他没有回腾龙殿，只是走到花想容所住的偏殿，远远看向里边的灯火通明。

轩辕晋似乎并没有留在偏殿，也就是说，此时只有花想容一人在那里？

不自觉地，他仿佛是想追溯什么一般，脚步迟缓了一下，终于还是向着偏殿走去，却在刚刚走到殿前十几米的地方时，看到坐在偏殿阶梯上的一抹白色的小小身影。

花想容睡不着，身体又很虚弱，刚刚大夫给她开的汤药已经由宫女服侍她喝了下去。她挥退了所有人，缓步走到偏殿外。

她心中烦乱，睡得不够安稳，就想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怎奈走到殿外，身上仅有的力气就消失殆尽，只得坐在偏殿金门下边的阶梯上，蜷缩着身子，静静看着池塘里

泛着波光的水面。

墨离缓步走上前，当走到花想容面前不到两米的距离时，他还未开口，花想容仿佛感觉到他的靠近一样，抬起了头。

“对于朕的到来，你似乎一点也不惊讶？”

一波涟漪打破平静的水面，花想容看了看墨离，淡笑道：“你离我有五米之远时，我便知道是你。”

“哦？”墨离甚是好奇，俯下头看着蜷缩在阶梯上抱着双腿的姑娘，“容儿姑娘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花想容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

墨离并未觉得尴尬，只是淡淡笑了笑，坐在了花想容身边。

在感觉到花想容转头看向他时，他也转过头看向她，问：“容儿？我以前是这样叫你的？”

花想容顿了顿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抱着双膝，怔愣地看着他。

墨离长长叹了一口气，“活了二十二年头，竟然只有几个月的记忆，你说，朕是不是很可悲？”

“容儿，是否能告诉朕，那些有关于朕的过去？”墨离转眼看向花想容。

“你的过去……”花想容微笑，“白若水不是都告诉你了吗？”

“朕想听你说。”

花想容失笑，“白若水是你的皇后，是你未出生的孩子的娘，你何苦要听我说？”

“有些过去，只有自己心里记得才是最真的。旁人的话都信不得，若是你忘了，那便是忘了。”

“所以，朕就应该在面对每个人时，都要可悲地去怀疑曾经是否与这个人见过，去猜想记忆中是否有这个人？”

花想容淡笑了一下，“其实，你刚刚靠近我时，我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，那淡淡的墨香味……”

说罢，她觉得有了些力气，起身走进了偏殿。

看着花想容的背影，墨离略略皱起剑眉，心想：“是有多熟悉，才能在五米之外便闻到那么淡的味道……”

不远处的角落里，白若水悄悄走了出来，静静看着墨离明黄色的背影消失在月色之下。

花想容坐在床上，淡淡瞟向门前模糊的身影道：“我不喜欢梁上君子，更不喜欢一个身怀有孕的女人躲在角落里偷看我。”

白若水冷冷地缓步走了进去，立在床边不远处，美丽的身形缥缈异常，腹部隆起温馨的弧度，里边孕育着属于她和墨离的孩子。

花想容张了张嘴，却又随即抿起，淡淡地看着白若水道：“皇后娘娘这么晚了不休息，就算不注意自个儿的身子，也要注意一下孩子。”

白若水走到床边道：“花想容，你想让长卿记起你，然后带着你这个不干净的女人远走高飞吗？”

花想容脸色一僵，看向白若水眼中的愤恨，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白若水冷冷一笑：“你是否记得当时在桃花坞外临近东寻国边境码头的那一场生死之战？是否记得长卿为了你而中剑坠入水中，差点死去？是否记得你自己早已经是萧越寒的女人！现在，他的生活终于平静了，做着南誉国的皇帝，不用再去操心关于你的事情，你还想让他受多少伤害？”

花想容拧眉，“当时，你一直在一旁看着？”

白若水脸色微微变了变。

花想容眯起眼，看着她，道：“你早就知道萧越寒设下了埋伏？早就知道长卿会因为我有一场硬仗要打，所以你才在他离开桃花坞之前，与他大打一场，明知道他不会伤害你，处处退让，所以你趁机伤了他，就是打算让他彻底输掉，或者彻底消失在我面前吗？”

花想容忽然失笑，“那时候，你给了我一个小瓶子，说里边的药是可以调节长卿气息的。可是那药，真的能让他恢复功力？还是会让他的功力更加减弱？或者，他现在失忆，跟你的那瓶药有关？”

“你！”白若水咬牙，“花想容，你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像你那么狠毒！”

“我狠毒？”花想容冷笑，忽然揭开被子从床上走了下来。她大步走到白若水面前，直视白若水的双眼，“长卿是被你救起来的！他醒来后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你！也就是说，你早就知道他的身世，将他带了回来！然后，朝夕相处，因为他失忆，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？白若水，你服过剧毒吧？明明不可能怀孕，可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来的？”

白若水没想到一脸病态柔弱异常的花想容，竟然能这般的有气势地逼问她，连忙向后退了几步，脸色更加难看。

“如果喜欢他，就别用那么卑鄙的手段让他失忆！你以让他忘记过去的伤痛为理由，好啊，我也愿意看到这么简单的他，不再记得过去的他！可是，你现在多此一举地跑来

找我干什么？”花想容步步紧逼，“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！你利用这些来陷害我，甚至迫使他忘记过去！你真的太阴险了！”

“你想告诉他，你就是他的青梅竹马吗？想告诉他，他爱的人其实是你，守护了几十年的女人其实是你！他不该忘记你，所以……我应该退出吗？”白若水反问道。

花想容一愣，刚刚的气势忽然消失，垂下眼看向白若水隆起的腹部。

是啊，就算她知道这一切都是白若水的计谋又怎样？就算这一切都在白若水的算计之中又怎样？

她能去告诉墨离吗？告诉他，你的皇后，这个正怀着你们孩子的女人，其实处处在陷害你！

花想容失笑出声。

白若水露出一抹奇异的微笑，缓缓走上前，靠近花想容，水润的双眸直盯向花想容满是雾色的眸子，道：“请你离开他。”

“不送！”花想容冷声道。

白若水狠狠瞪了她一眼，“花想容，你别后悔！”

第二日，轩辕晋让花想容随他离开。

远远地，墨离看向那对站在长廊处正欲离开的男女。

身旁的白若水身子无力地一晃，她抬起手按了按头，向墨离的身前靠去。

墨离扶住她，道：“水儿？”

“陛下，臣妾最近有些不舒服，不知道是不是受了风寒，我们回去吧。”说着，白若水急急地就要拉着墨离离开。

其实，花想容是被点了穴，被强行带走的。

“轩辕晋，你要是带我走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”在将要离开南誉国皇宫之际，一直没有说话的花想容，忽然抬起眼，淡淡看向轩辕晋的脸。

轩辕晋一愣，微微蹙起眉。

“别总是当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管你们隐瞒了什么，但是我自己的身体我明白。你……你就让我在死之前，跟着我的心走吧。”

轩辕晋的脚步终于放缓。

“昨天夜里，你听到了我和白若水的话了？你怕我做出伤害自己也伤害其他人的事情？”花想容道，“我知道长卿爱的不是我，他爱的人，他为之牺牲一切付出一切的人，

都是他的容儿，我都知道……你知不知道花想容在我的心里还活着？你觉得她，会甘心白若水就这样骗着长卿吗？”

“萧越寒和公孙长卿，对你来说哪一个更重要？”

花想容不语，抬眼看着他，不肯回答。

轩辕晋无奈，“有些事情一旦被他想起来，就不会再这样简单……”

“我想知道，究竟有多少事情是不能想起的。”二人身后传来墨离淡漠的声音。

轩辕晋抱着花想容转身，看向一身明黄的墨离。

墨离不知何时竟也到了宫门前，目光直直地投在花想容的身上，道：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如果我猜得没错，这话应该是我你之间的誓言，若是你现在就放弃让我想起往事，那以后便再无机会了，容儿。”

墨离看了一眼轩辕晋，对着他点头一笑，便转过身走了。

“也许，你们的事情，我本就不应该插手。”轩辕晋叹息着解开花想容的穴道，他背对着她道：“终究，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选择，你回去吧。”

他身后安静了许久，花想容看着轩辕晋，哑声开口：“我还有多久可活？”

轩辕晋不语。

“别瞒着我，我说过，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感觉！告诉我吧，我还能活多久！”

“会有解药的……”

花想容微微一笑，“我知道寒毒没有解药，否则当初花谨庭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把花想容弄到萧越寒的身边了。”

见他不回答，花想容快步走到他身边，握住他的手，“不回答算了，好吧，我跟你走！毕竟跟在你身边打打闹闹，然后慢慢死去，也是很快乐的事情，不是吗？而且我还能跟你学做人皮面具，学易容术，学武功，或者你那个吓死人的缩骨功也可以教我……这样，我们就……”

轩辕晋一把反握住花想容的手，道：“你什么时候……能不这样……”

轩辕晋狠狠咬牙，突然拉起她的手，转身带着她走向南誉国皇宫。

“干什么去？”花想容一愣。

“柳无忧，我怕了你了！我带你去找他！”

偏殿。

“不行！”花想容腾地一下站起身，转身欲跑出去找轩辕晋，她决定了，跟他回北疆国。

花想容在几个大内侍卫和宫女太监的指引下，沿着宫里的水路，乘着小小的莲花船向腾龙殿的方向而去。白若水不知何时跟了过来，站在她身后对着她冷笑道：“花想容，这是你自找的！怨不得别人！”

“白若水？”花想容回头，“你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她便觉眼前一黑。

夜，酉时。

“去请容儿姑娘过来。”夜宴之上，墨离见花想容还没有到，便看了一眼坐在前方的轩辕晋，见轩辕晋似乎正拧眉想着什么，并没有将心思放在夜宴之上。

可是都这么久了，花想容还没有出现。

轩辕晋本来是去偏殿找她，过去时，宫女说她白天就出去了，一直没回来。

“陛下。”黑鬼从角落里站了出来，走到轩辕晋身后，“属下在皇宫里翻遍了，除了墨离陛下和皇后的两座寝宫没有搜查之外，四处都没有找到容儿姑娘。”

轩辕晋目光冷肃地看向白若水。

白若水回以一抹淡笑。

不久后，墨离刚刚派出的侍卫回报：“陛下！容儿姑娘失踪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墨离差点将手中的杯子捏碎，眯起眼看向那侍卫，“哪里都找过了吗？”

“除、除了陛下的腾龙殿，还有皇后娘娘的腾凤殿之外，其他宫殿都已经里里外外搜查过，没有容儿姑娘的身影！”

墨离转眼看向身旁安静异常的白若水。

白若水吓了一跳，惊愕地看着那侍卫，又看向墨离，“陛下？您该不会觉得臣妾会将容儿姑娘藏起来吧？臣妾和她并无多少交集呀！”

墨离的眼神让人有些看不懂，他站起身，顺手扶起坐在凤椅上的白若水。

“派侍卫去腾龙殿与腾凤殿找找。”墨离对侍卫说，然后扶着白若水道：“水儿，我们也一起去看看。也许容儿姑娘在这满是水路的皇宫里容易迷路，不小心去了你我的寝宫也说不定。”

“好。”白若水淡淡一笑。

轩辕晋也随之站起身，转眼看向黑鬼道：“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”

冷。

有冰凉的东西滴落到她的脸上，好像是水滴。

花想容缓缓睁开眼，目光所及是棚顶泛出的七彩琉璃光芒。

她无力地叹了口气，觉得嗓子很干，便张开嘴，将滴落的水喝了下去，冰凉的水滴让她清醒了一些。她缓缓支撑起无力的身子，却感觉身下有些摇晃，垂下眼，见四周全是绿莹莹的水和冰冷的石头，而自己刚刚所躺的地方，竟然是个莲花盘。

这不是皇宫里的莲花船，而是真真正正的莲花盘！

花想容一惊，忙要站起身，却感觉要是大动一下，这莲花盘就能马上将她覆进水里似的。她连忙稳住身子，惊愕地看着莲花盘上铺盖的被褥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，南誉国的水面莲花床吗？

那她是在哪里？花想容转眼看着水面上盛开的几朵莲花，本就怕冷的她因为冰冷的水汽而浑身发凉。她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，看向四周带着水珠的石头，唯独她所在的这张莲花床，在水面漂浮着。

这是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暗室，花想容知道自己还在南誉国，甚至是南誉国的皇宫，因为这莲花床上的被褥上绣着金色的凤凰。

是白若水将她关了起来？

她张了张嘴，却发现嘴能动，却完全出不了任何声音。

花想容抚着自己的脖子，又用力扯着嗓子喊了一句，却仍然只能动动嘴唇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她是被毒哑了吗？还是被点了哑穴？

如果白若水怕她将一切事情告诉长卿，那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她？

忽然，花想容仿佛听到上边传来一群人的脚步声，还有对话声。

“陛下，腾凤殿各处都找过了，还是没有容儿姑娘的身影。”

原来这里是白若水寝宫的地下密室！那长卿现在在上边吗？

“再仔细找找看。”墨离的声音传了下来。

此刻，他站在腾凤殿里，看向坐在檀木椅上休息的白若水。她神情泰然自若，轻轻抚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。

墨离爱怜地看着她的脸，缓步走到她身边说：“水儿，别生气，朕只是怕容儿姑娘躲在这里，却被我们遗漏了。”

“臣妾没有生气，只是替容儿姑娘着急，不知她究竟去了哪里。”白若水温柔淡笑，眼神缥缈地转向从门外走进来的轩辕晋。

轩辕晋冷冷地瞟了他们一眼，便让黑鬼四处再看看。

墨离细心安抚过白若水后，便转身走进内室。

这内室再往里，便是白若水的寝室，轩辕晋也随之走到这里，停下了脚步。他转眼淡淡看向墨离道：“南誉皇后的寝室，轩辕某人不方便进入，烦请南誉陛下亲自仔细查找一番。”

墨离淡淡笑了笑，走了进去。

一直坐在外边的白若水站起身，追向墨离，在经过轩辕晋身旁的时候，接触到他冰冷的视线，白若水垂下眼，装作没有看见，快步随着墨离走了进去。

“陛下……”墨离刚走到白若水的床边，白若水忽然轻轻唤了他一声。

墨离挑眉，扫了一眼寝室内的一切，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中有棵桃花树，树下是位白衣男子。

这画一直都挂在白若水的寝宫里，他以前也看见过。

只是，他此刻看向那画时，总觉得景象有些熟悉，而且画幅的位置也有些不太对。

白若水走上前，自身后环住墨离的腰，小脸在墨离的身后轻轻磨蹭，“陛下，臣妾有些怕。”

墨离沉沉一笑，爱怜地吻了吻她的发际，“傻水儿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朕在容儿姑娘身上找的只是过去的回忆罢了，又对水儿有什么威胁？”

白若水不再说话，只是紧紧搂住墨离的腰，“陛下，您爱水儿吗？”

墨离淡淡笑了笑，道：“都已经做夫妻几个月了，再过几个月孩子都要出生了，怎么还问这种傻问题？”

“可是陛下您从来都没有说过您爱水儿？墨离，你爱我吗？”她直呼他的名字。

他没有再回答。

白若水忍住眼泪，转身要走。

墨离拉住她道：“水儿……”

“臣妾出去走走……”说着，她快步向外走。

墨离叹息，拉住白若水的手，将之收回怀里，道：“你啊，什么时候这么小心眼……”

白若水垂下眼，“陛下，您陪水儿出去走走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墨离放开她，温柔地抚了抚她的长发，与她一起走了出去。

在离开时，墨离微微转过头，又看了一眼墙壁上的画幅，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光彩。

一直坐在下边密室里的花想容，将上边的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花想容不知道时间已经过去了多久，只知道自己越来越无力。

她依然说不出话，连求救都喊不出来，她想跳进水里游到一边去，却发现四周的石头颜色都不对。她记得白若水是惯使毒的人，那些暗绿色的石头上像是青苔一样的东西，也许就是毒，她不能妄动。

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躺在这莲花床上，静静看着棚顶的七彩光芒，那里似乎是这地下室唯一一个通气口。

她长叹了一口气，只能这样节省体力。

身上越来越冷，不知道寒毒是否又要发作了。

最近寒毒发作得很频繁，不仅仅是来月事的时候会痛。轩辕晋常常让她吃药，说是可以克制寒毒发作时的疼痛。

可是现在，她感觉不到一点疼痛，只是浑身无力。

花想容苦笑，闭上眼睛，放任自己的思绪飘荡，直到耳边传来阵阵脚步声。

花想容睁开眼，侧过头看向不知从哪里走进来的白若水。

“才一天而已，就这么虚弱了？”白若水冷笑地看着躺在莲花床上的女子，过了半天，她又挑起秀眉道：“哦，我忘了，你被点了哑穴，不能说话。”

说罢，她在岸边信步走着，嘴边泛起一丝淡淡的冷笑，“想知道这里是哪里？”

花想容缓缓坐起身，盘腿而坐，静静看着她。

现在她无力抵抗，与其惹怒白若水，不如静静坐在这里，看看她究竟想要做些什么。

“这里是腾凤殿的密室。墨离并不知道我会武功，我每隔几天都要躲起来调节内力，又不能让他发现，所以才建了这座密室。”白若水径自说着，然后微微侧过头，看向花想容平淡的脸。

花想容微微抬起眼，淡淡地看着她。

“你现在是不是在想，我把你关起来，会怎么折磨你？或者，会不会杀了你？”白若水冷笑道：“放心，我不会杀你的。你身上的寒毒，让你连十九岁都活不过去！”

花想容的眼神一变，惊愕地看向白若水。

原来……

这就是大家一直瞒着她的？

“这寒毒，你就算想给墨离生孩子都不可能！你让他想起你做什么？陪着你痛苦吗？”白若水说罢，又冷冷地看了她一眼，转身便走。

花想容看着白若水的背影，想要唤住她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